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五十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洸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暮月
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為人所畧
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
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
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髮既
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
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

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
為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為南海王
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為豫州為府刑獄禮遇甚
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
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
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
引為戶曹叅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
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

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
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
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
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
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
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
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饔飧而居大位自古所

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閑紛綸
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鷗冠甕牖必
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詭譎讒詐異端
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
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
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
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
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

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薨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負

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
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
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
劉瓛瓛弟璡竝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
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
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
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
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

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馮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寂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

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
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
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
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
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嚙顙頰形之異也朝秀
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
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
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

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
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
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
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
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
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
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
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

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

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臬鸞
不接翼是使渾沌禱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
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
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于狼戾曾何足踰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遂覆溼洛
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
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

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
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
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
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
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
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
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

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
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
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
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
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趨何異乎
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
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

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
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
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
觀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
而為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
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
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

能說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
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
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為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
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
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
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
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泣然不知涕之
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

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
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
節但懸劍空壘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為自
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
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
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
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
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

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
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
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
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
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
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叙遺之
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
年六十門人謚曰元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興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竝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沉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

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
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
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
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為寧國令入補尚書殿
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
書三公侍郎尋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
謂為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徙為散
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

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噉為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為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淵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啓求行擢為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

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竝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荊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岵蘭香薰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為

遙更謂脩夜為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

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

缺

匪商官

缺

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

玉璧為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沉滯牀簟彌歷七

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

即以任命為膏酥擘鏡照形醜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

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邀名屠肆發迹

闕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

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
使夫一介老圃得遙虛心末席去日已疎來侍未屢連
劍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
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
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
力也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
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

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勅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舍曹參軍出為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勅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勅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勅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

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
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
夫宇宙絪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
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
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
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
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
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

難見也邇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輦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

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
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
品前脩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
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踈略陸賦巧而碎
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
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能振葉以尋根
觀瀾而索源不述先括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
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

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圓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
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
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擣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
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怡悵於知音耿介於程
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
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
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
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

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
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摩
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
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鉅管何能矩矱
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為時
流所稱黜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
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
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黜為文長

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勅製文有敕與慧
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鬚髮
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暮而卒文集
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
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
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為約賞齊末為
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

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竝以放免久之除輕
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
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
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還為大司馬從事
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徙行市道不擇交遊湘
東王為荊州引為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
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
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
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為南康王侍郎累遷安
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
隨府江州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
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
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
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
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

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
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
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
周捨以才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
子薨出為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官
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
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
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

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
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楮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
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固山令卒時年二十
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懷
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
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
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為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

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竒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

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
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
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為贊二首并以所
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曰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
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微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
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連所述之
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

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
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別
卷諸篇並為名製又山寺既為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
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為約所賞
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桔酒而作掇字昉問杳此
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
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
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

元鳳所換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
重五品商溪掾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
撰譜訪杏血脉所因杏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
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儒歎曰可
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杏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
囊竟何所出杏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
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
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杏焉其博識彊記皆此類也

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民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為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

憂去職服闋復為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尉之職政為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徂歸賦稱為博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為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

所嗜好為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教常行
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
臨終遺命歛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
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者自少至長多
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
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竝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
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

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隆昌中為明帝驃騎諮議
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史高祖平京邑為霸府
諮議梁臺黃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秘書監左民尚
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為侍中固辭年老求金
紫未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
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既長美風采好
學善屬文初為安西安成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
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

鴻臚卿舍人如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為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為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為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為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

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為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為二十卷

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為安成王侍郎轉常侍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

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
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
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
尤精漢書諷誦畧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
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
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
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
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

為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為鎮南諮議參
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暉為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悟七
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為五言詩善劾謝
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
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為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
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
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

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為尚書儀
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
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
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
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
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親
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
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覩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

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
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
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揚生沉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
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
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
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
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興收
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

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牖僅存
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追留侯
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
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
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
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
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
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

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
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遊
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為泰每竊慕之方念擁帚
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
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
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
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况在時宗彌為未易近以蒲輶
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

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
芑出處言無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
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
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
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
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
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為
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

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卧墳籍遊浪儒玄物
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遯聽旁求興
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為耻鳥獸難羣故當
捐此薜蘿出從鷓鴣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
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
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彼閑逸若使車書混合
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為
多幸但夙有風歎邁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

沉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闕欲追松子遠
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
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
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縉紙昔仲宣才
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
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為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
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
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

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為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為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為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

文也及景纂位為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為邵陵王所引歷為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既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

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
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為府佐竝以彊學為王所禮接
遷晉安功曹史歷為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竝無異績
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
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
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輦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
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
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

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為諮議參軍出為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畧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

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無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竝掌著作雲公善奕棋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鯢魚舟形濶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

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
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
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
萬布四十匹張纘時為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
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
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稟自天情倨坐
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

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
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
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
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
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
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
識慮惛恍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
有多愧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

之外不為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
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
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
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
予之至無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
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
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竝行於
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編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啟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

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為賊所攻城陷見害文集行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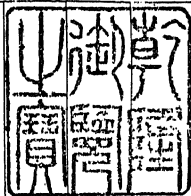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舍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為治書侍御

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

世祖甚歎息之為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
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
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
竝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
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
務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訕啟自此
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

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摘艷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
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
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梁書卷五十

梁書卷五十考證

劉峻傳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穴南本作次

謝幾卿傳尋為治書侍御史○南史無侍字

何思澄傳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南史父
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

梁書卷五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梁書卷五十一至
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洗馬臣王垣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埴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膳錄監生臣張永浙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五十一

唐散騎常侍

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何

點弟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顗

劉惠斐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耻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為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瘡絕世棄禮樂以反道恣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

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皙廬江瀟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

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為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為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友從弟

適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為築室焉園内有卞忠貞冢
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初褚淵王儉為宰
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
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
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
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
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點少時嘗患渴
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

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
為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
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
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
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
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點
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
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

官而為詩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
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
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
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
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輒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
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
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
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况以縠綃見文叔求之

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
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
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棲
志宵冥朕曰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為
政喉膺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為侍
中辭疾不赴乃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
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
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

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竝出在所日費所
須太官別給既人高曜卿故事同垣下天監三年卒時
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棲遲衡泌白首不渝奄
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
十足喪事所須內監經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
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
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錄
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

此難進方賴清微武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
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
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
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
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遲任為嗣

脩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
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
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

汝南周顥深器異之起家齊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為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為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肩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肩撰錄

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為國子祭酒鬱林嗣位肅為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肅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叔肅尋有詔許之肅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肅二兄求點竝棲遁求先卒至是肅又隱世號

點為大山肩為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
事竝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肩為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
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
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
為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闕傾
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裙儒肆實欲卧遊千載
畋漁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
故投袂數千剋黜豐禍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夫豈

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棲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
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
往識禍萌實為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為邦貧
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
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脣不至高祖踐阼詔為
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
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
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無以世道澆暮爭詐

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
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
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
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
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
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肩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
詔書就席伏讀肩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
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

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
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決日而收
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
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
祀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祀天皇帝北極大星是也
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
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
敬俟叔孫生耳肩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

同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肩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肩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眄識今又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肩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肩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肩又不受乃敕肩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興

言為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
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
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
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
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
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
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
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

駕式間談論終日肩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
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
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肩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
冠容貌甚偉問肩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
吉忽不復見肩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
倒拔唯肩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
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肩別送至

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
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
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竝葬吳西山屑家世年皆不永
唯祖尚之至七十二屑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
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
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屑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
徑來趨屑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
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屑遇於秦望後還都卒

於鍾山其死日瘠在般若寺見一僧授瘠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瘠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瘠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瘠疾乃瘳至是瘠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竝衣帔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

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肩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為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肩之肩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肩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幼至孝性沉靜雖與兒童遊戲

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僮

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
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
遠為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竝
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
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
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
賢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

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藥湏得生人復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

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於天監之末斟酌分為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為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

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湏拯
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
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
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
可驂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
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
舊宅齊為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
忠烈王妃孝緒之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

逃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
非我始願故不受也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
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竝異之大同二年卒時年五
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等書二
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
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
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

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

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
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
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
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
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宜都王鏐為明帝
所害其夜弘景夢鏐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秘異
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

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賢莫比
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鄆縣阿育王
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
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丹
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竝為佳寶大同二年卒
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謚曰
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
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琰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闕
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
發摘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
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
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
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組
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輜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
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被褐

韜王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
之寔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
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
竝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
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
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
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
問太守王份份即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

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顗幼清
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
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
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
不越於閭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為南郡
王左常侍不就顗內行甚修事母兄最孝友為鄉里所
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

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顓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惔以顓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惔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

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
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為離垢先生慧
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
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急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
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
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
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

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

建武二年始徵為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
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十年王
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于家時年七十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
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
莫不傷焉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為
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
涕長兄絜為之聘妻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

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不就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歊字士光訐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世為二千石皆有清名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

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訂竝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

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為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為徭役死為休息尋此二說

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
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
知也周人無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
之辯不可厯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
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離
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
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
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

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

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
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
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
子羽沉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
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
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
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
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

余何陋焉且張負止用幅巾王肅唯盟手足范冉殮畢
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樽子廉牛車載柩叔
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
吾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儻合中庸之
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魂盟洗而斂以一千錢
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
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
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

隨得一地地足為垵垵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
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朽水其蒸
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
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
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歆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
門謂歆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
彈指而去歆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
測也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

三說歟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歟謂兄子弇曰
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誅
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
綜緯候書射棋筭機巧竝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
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
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
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

足隣人有被誣為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
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
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高祖少與
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
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
東王臨荊州板為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曰
明敷振滯為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
足棲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

通黃老該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
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勅州縣時加敷遣
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
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
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
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
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
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

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
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
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
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
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
荊州辟為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
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羨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
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

義疏注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
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為治中從事史遭
母憂服闋為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
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
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
蒲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石博涉
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

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陽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

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徽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為法曹參軍竝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荊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無適用盖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

闕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梁書卷五十一

梁書卷五十一考證

阮孝緒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

○臣人龍體之疑當作體貳二字見南齊書

梁書卷五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五十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詠素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暮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卧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隕斯為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畧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

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
羊欣王徽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璣字子珪辭祿懷道
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
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
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
書之亦以為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覲之宋鎮軍將軍湘州
刺史憲之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

人尚書比部郎撫軍主簿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為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言醕清且美焉遷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執政以為驃騎錄事參軍

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為中書侍郎齊高帝即位除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為太尉從事中郎

出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覲之嘗為吏部於庭植嘉樹

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出為征虜
長史行南兖州事遭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
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
出為寧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
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為廷尉不拜除豫
章太守有貞婦萬睇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
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中興
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

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授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相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為制以勅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為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

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纛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粢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祀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

致疎怠祀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關自吾以下祀止用
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
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
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箇銀列
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
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取愍

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
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
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
竝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秉領丹陽
尹引為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為望蔡令頃之以病免
時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
欲與之定策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
而秉等伏誅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為尚書令與

季直素善頌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淵卒尚書
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為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
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
請儉為淵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
記室參軍出為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還
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作
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為輔國
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

門致謝明帝既見便留之以為驃騎諮議參軍無尚書
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為中書侍
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
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
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
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
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
其志焉

蕭眎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皆有盛名眎素早孤貧為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為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為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為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為臨川王友復為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竝任情

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
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為中書侍郎遂辭
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
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行謚
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跡素則宦情鮮焉
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梁書卷五十二